

名家新作

石 定

蟋蟀

白露已过。虽然中午还是热,但早晚渐凉,不再似前两月的酷暑难耐,人也好过多了。入夜后小区很静,没有月亮,四周高楼上住户人家窗口的灯光,扑朔迷离的。楼下绿树成荫的院子里,人行道的路灯和草坪上地灯的光也柔和而略显朦胧。坐在花台边长椅上聊天的人逐渐离去时,孩子们仍笑闹着在草坪上追逐。

回家正要拉上卧室的窗帘,突然听见窗外阳上传来“唧唧唧”的声音,那是久违了的蟋蟀的叫声。从窗口探身看了一阵,没有看见蟋蟀的身影,声音却依然清脆,心便静不下来了。

记得童年时和邻居的小伙伴去屋后菜园捉蟋蟀,暮色里听见竹篱边的“嚅嚅”声便轻轻走过去,生怕惊动那令人好奇的小生灵。声音断断续续,分明听得清楚,却不知它藏在哪一片草丛里。于是回屋拿来一盏小油灯,用手挡住风,借着闪烁的灯光在篱边四处寻觅。终于捉到一只,小心地用手捧回家放进土碗,伏在桌上仔细看。只见那蟋蟀黑褐色的甲壳在灯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,圆头,两只黑豆似的眼睛微微凸起,触角细长如丝,前翅和后翅并拢,两根尾须长长的。六只脚,前面两对脚细短,后腿粗壮较长,有刺,弓着身,仿佛准备随时弹跳起来,却是用草叶去拨弄也一动不动,一声不叫。

大人在旁边说:这虫子有灵性,别再吓它,放了吧!我们看了多时也觉无趣,又不知如何饲养,就按大人的吩咐放回月下的菜园,放在它原来的草丛里,悄悄蹲在附近听,过了一会儿,果然又“嚅嚅嚅”叫起来。高兴得蹦跳着回家告诉大人,得到的奖励是半个月饼——中秋节快到了。

上初中时《动物》课的昆虫单元讲到蟋蟀,正是秋天,老师便带我们去教室墙角外的草丛捉了几只,让我们观察其形态,给我们讲有关蟋蟀的知识,现在大多忘记了。只记得蟋蟀别名秋虫、促织、吟蛩、蛐蛐等;分雌雄,雌的体形健壮,三根尾须,中间一根是产卵器,不叫;鸣叫的都是雄性,体形稍细,好斗,声音是由发音器的前翅摩擦产生的。可以从它们的叫声

分辨其行为的不同:“唧唧唧”是欢悦的求偶声,有如歌吟;“嚅嚅嚅”是据守领地发出的警示,仿佛呐喊;“吱吱吱”则是亲昵的颤音,无以言说。

我没有看过斗蟋蟀。直到在高中语文课读蒲松龄的《促织》,才从老先生出神入化的描写中感受到蟋蟀争斗的精彩,活灵活现,令人倾倒。若无细致入微的观察、情感深切的体会和精妙的文笔,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我对小说的主旨和故事的曲折离奇不很感兴趣,而深为蒲松龄文笔的魅力痴迷,为成名的儿子为解父忧、魂魄化为蟋蟀、轻捷善斗成官中宠物、闻琴瑟之声应节起舞而颇感忧伤。

古人有不少关于蟋蟀的诗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唐风·蟋蟀》,以蟋蟀起兴述怀,感物伤时,劝诫世人勤勉职事,及时行乐而勿过度: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,日月其除。无已大康,职思其居。好乐无荒,良士瞿瞿”。全诗三章,一唱三叹。

《豳风·七月》也涉及蟋蟀。整篇按时序描述农耕劳作的辛苦及社会风俗,包括耕种、采桑、染绩、狩猎、收获、酿酒、筑室、劳役、宴饮等场景,是《诗经》篇幅最长的以叙事为主的诗篇,有如一幅展示农耕生活及风俗的灿烂画卷。其中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,则以蟋蟀的迁移喻示季节变化。宋代张文潜评曰:“《诗》三百篇……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,如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入我床下’,于七月以下皆不道破,直至十月方言蟋蟀,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耶?”我写小说时曾借用这种写法,感觉还行。

中国古代诗歌的名篇,多为《诗经》《乐府》一脉,李、杜、元、白莫不如是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《蜀道难》,杜甫的《兵车行》“三吏三别”,元稹的《连昌宫词》,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,以及张若虚孤篇横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等等,都是传诵千古的经典之作。所以孔子说“不读诗无以言”,这个“诗”就是指《诗经》。

唐诗宋词里蟋蟀的声音多象征秋思和羁旅愁绪。如杜甫的“促织甚细微,哀音何动人。草根吟不稳,床下夜相亲。久客得无泪,放妻难及晨。悲丝

与急管,感激异天真。”(放妻即弃妇或寡妇)释行海的“少年不解客中愁,砌下寻来斗过秋。今夜雨窗听不得,声声浑欲白人头”。还有叶绍翁的“萧萧梧叶送寒声,江上秋风动客情。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”。

无独有偶,姜夔也写过儿童挑灯捉蟋蟀,他的《齐天乐·蟋蟀》,应该是写蟋蟀最为动人的辞章:“庾郎先自吟愁赋。凄凄更闻私语。露湿铜铺,苔侵石井,都是曾听伊处。哀音似诉。正思妇无眠,起寻机杼。曲曲屏山,夜凉独自甚情绪?西窗又吹暗雨,为谁频断续,相和砧杵?候馆迎秋,离官吊月,别有伤心无数。幽诗漫与。笑篱落呼灯,世间儿女。写入琴丝,一声声更苦!”

姜夔号白石道人,是南宋著名文学家、音乐家和书法家,以格调高旷、清空骚雅的独特词风,对后世词人产生重要影响。他少年孤贫,屡试不第,一生转徙江湖,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,擅长书法,精通音律,能自度曲。这首《齐天乐》以蟋蟀凄切的哀鸣为线索,把骚人、思妇、游子、帝王和世间儿女的生活情景交织在一幅时空广阔的画面里,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蟋蟀的悲鸣、游子的吟诵、思妇的织机声、捣衣的砧杵声、窗外的风声雨声以及行宫月下帝王的哀叹、天真无邪的小儿女捕捉蟋蟀的欢笑和如诉如泣的凄苦的琴声,这是用文字谱写的一曲形象丰富、旋律优美的交响乐,寄托了作者深沉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。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说:“古今词人格调之高,无如白石”,但又说他意境不足,缺乏“言外之意”和“弦外之响”。王国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美学家和文学思想家,他的“境界”说影响深远,要求很高。他有一首追和姜夔咏蟋蟀的《齐天乐》,却殊少新意,自己也说不擅长调,是游戏之作,差远了。

夜渐深,灯影参差的院子已无人迹,高楼上人家的灯光也悄然熄灭。蟋蟀还在窗前阳台上“唧唧”鸣叫,我知道那声音的意义。

我要睡了,不打扰它,愿它也做个好梦。

办公室窗户外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,水泥路两旁是窄长的绿草坪。纵眼望去,被人工修剪过的绿草坪有棱有角、规整划一,草坪里间隔有致地分布着被砍斫掉枝丫的细叶榕,虽有高矮不一的层次感,但看起来依然显得单调与寂寞。

南国的浅秋,阳光从来不懂谦逊,没半点婉转,依旧直辣辣地烤炙着大地。对匆匆赶路的人们,绿草坪招揽不来他们的注目。并非怕热,也并非没暇,对千篇一律的美,人们往往视而不见。

直到绿草坪里冒出三五朵艳红的红秋葵花。葱绿配艳红,是一种参差的对照。先是姑娘们大呼小叫,奔走相告,像发现新大陆似的。她们在红秋葵花前驻足、围观、叽喳、拍照、发朋友圈,继而是男男女女经过时缓步、歇脚,指指点点,喜形于色。

绿草中的红秋葵,是园艺师的手下留情,是鸟儿的疏忽,还是风儿的戏弄,成就你在这一片天地里肆无忌惮地千娇百媚?

细看,红秋葵花着实可爱:你的姿态,娉婷袅娜、惹人怜爱;你的颜值,艳红光鲜、柔滑软酥。在烈日下、微风中,你颤悠着超凡脱俗的身姿,摄人魂魄。你的出现,调和着草地、阳光、树影和人群的搭配。你的绽放,渲染了南国的一抹浅秋,给心灵带来了一点雀跃、一丝凉爽,使这方无趣呆板的氛围充满诗情画意。你有文艺范儿,披红拽绿,红光熠熠,孟浪而不轻佻,活出自己的个性,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红秋葵,你是聪明的。在这一片青碧碧的绿草坪里,只有你几朵艳红的花在大绽大放,这不是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么?因为你,蓝天绿草都退居成寂寞的背景。你是如此独树一帜而又惊艳可人,园艺师也不忍心伤害你。你被绿草簇拥着,像动感舞台中一团团绿衣少男,擎着三五红衣少女,在灯光下律动。

你深处处世哲学,不与名花争宠,也不妄自菲薄。你用你的选址凸显了你的存在,你用你的智慧诠释了你的价值。你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没有玫瑰的浪漫情浓,没有梅花的孤傲清冷,没有兰花的从容淡雅,没有水仙的灵气盈盈,你不受居庙堂之上的文人骚客的待见,但你没有自惭形秽,而是巧妙择居,突破自我,博得人类的青睐,成就一世芳华。

你心态阳光、积极向上,即使身份卑微,也怀着众星捧月的梦想。芸芸众生,没有出类拔萃才华的你如何实现脱颖而出?择专业要避开热门,选择冷门;初入职要放低身段,调整定位;择岗位要宁做鸡头,不做凤尾;搞设计要打破常规,别出心裁;事业停滞不前要考虑另辟蹊径,剑走偏锋;正义面前要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;弱势时韬光养晦,时机一到光芒四射;时局不利时出奇制胜,实现逆转……

我想:花如此,学业如此,择业如此,创业如此,发展如此,为人亦如此。

岁月留痕

张清霞

溪 边

夕阳在山外,我拖着长长的身影,逆光走向董公寺初秋的溪边。

九月的董公寺溪水甜爽而多姿,清风里含着谷香,就像透凉的泉水里搅着蜜,喝一口,清心爽目。在群群归雁的高歌声中,纵目四周,山坡上的梯田里,收割的人们还没收工,金黄的稻谷、翠绿的蔬菜,一片片、一条条、一带带,纵横交错,五彩辉映,风吹浪摆,真比那绣缎还要轻柔明丽。

在阵阵嬉闹的秋风中,溪畔的稻田荡起层层欢笑稻浪,送来股股新稻的清香。这时,我浑身饱含喜悦,在丰收的田野穿行。站在溪岸上,看溪面映着夕阳,拉出一道宽宽的金黄发亮的光痕,像华贵的地毯,从对岸直铺到我的面前,好像要铺上岸来,连脚下的没有枯萎的蒲公英和折耳根也涂上了金黄色。

几丛芦苇长在水湾处,流水在那儿变得缓慢而深沉。白绒绒的芦苇穗子微微晃动着,看上去似乎在拭拂着溪面的波纹。一群群鸭子在水面游,姿态文静,仿佛那金黄的河里不是流水,而是黏质颇浓的铜液,把鸭子善于划水的脚掌粘住了。我被自己这种感觉惹得笑出了声。犹记得,古诗上说: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可能这两天下了雨,秋溪水凉鸭也知晓了吧?

突然爆发一阵戏水声,把我吸引过去。“哇!”一群快活的孩子,在不远处丢了衣服,喊叫着,嬉笑着跳进溪里,浪花溅起笑声,搅乱的溪水,在夕阳中显得更热烈、更生动、更辉煌了。他们的活力感染了我,让我精神为之一振。

最妙的是旁边,又出现一幅预想

生活散记

古德英

红秋葵

不到的美丽画面。

溪边一户人家,屋前屋后都是果树,有紫色的玛瑙葡萄,有亮晶晶的水晶葡萄。家门口的菜园旁边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梨树,平日葱茏稠密的树叶已经疏落,而把往日隐藏在叶子丛中的香梨袒露出来。那些黄澄澄的梨闪亮可爱,夕阳正好也藏在那一个个高悬的梨子中间,令人分辨不清。微红的天空,恰做了梨树的背景,把梨树衬得楚楚生动如同剪影。树枝上攀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,他身边的树枝上挂着一个篮子,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,竿顶端有一钩子,用来采梨。有时掉落一个在草丛间滚动,树下有三五个小姑娘、小男孩争先恐后跑去抱起。

爷爷站在门口捏着银须,仰着头看树上的大孙子,乐呵呵地夸赞着:“今年风调雨顺,梨子结得又多又大个,要卖笔好价钱咯。加上溪里那一大群鸭和鹅、圈里的羊和猪,也能赚一大笔,来年准能盖上两三层楼的新房!”老奶奶牵着围裙,跑上跑下,埋怨老爷爷光笑不帮忙,儿子等着要装车呢。我注意看那情景,心里早乐开了,情不自禁为他们欢呼着。

目送哥哥和姐姐用竹竿抬着满满一大筐梨走在前面,小弟弟左手拿个梨,右手往嘴里送着梨,和爷爷奶奶跟在后面一起去装车。

踏着遍地落叶,我仰望空空落落的梨树,心里生出些许惆怅。忽然想起,被敲落的夕阳,明晨便鲜红新艳地升起。梨子呢,明年又会重挂满枝头。

董公寺的自然风光真是秀丽诱人,董公寺农家祥和幸福的气氛,真让人愉悦……美是不会消失的,正如脚下的清溪。



秋趣(国画)

陈潘林 绘